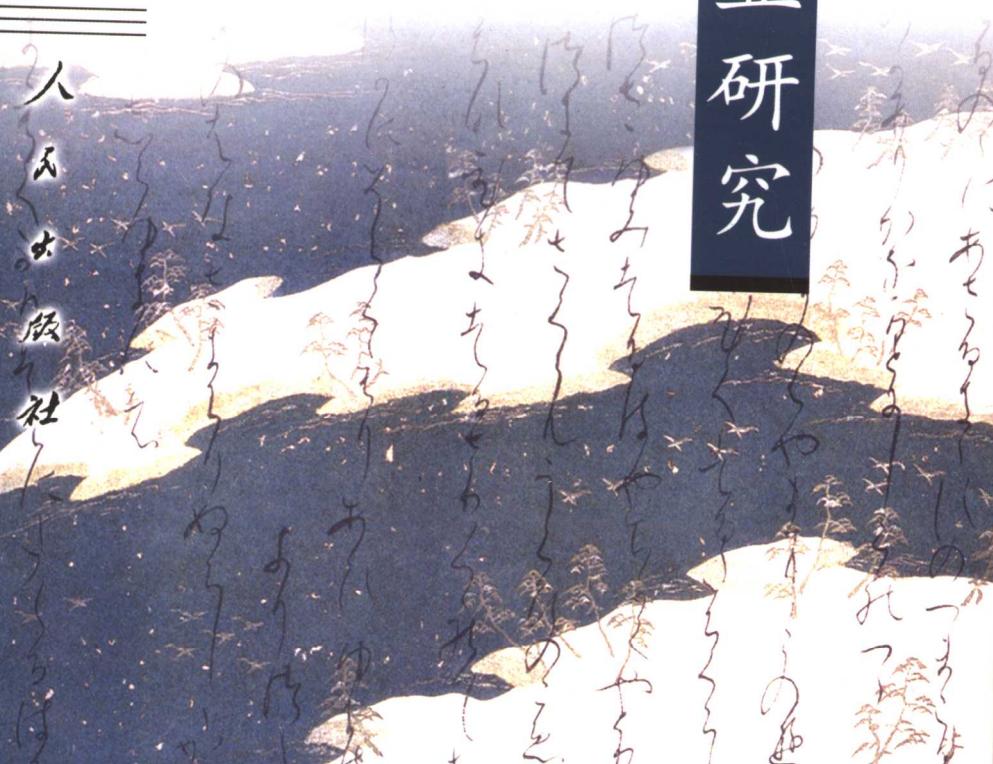


朱舜水

东瀛授业研究

覃启勋 著



人
文
社
学
院
出
版
社

朱舜水

东瀛授业研究

覃启勋 著

人 文 大 版 社



责任编辑:陈鹏鸣

封面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张 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舜水东瀛授业研究/贾启勋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0

ISBN 7-01-005170-4

I. 朱… II. 覃… III. ①朱舜水(1600~1682)-人物研究 ②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日本-研究 IV. ①K825.4 ②K3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9551 号

朱舜水东瀛授业研究

ZHU SHUNSHUI DONGYING SHOUYE YANJIU

覃启勋 著

人 人 大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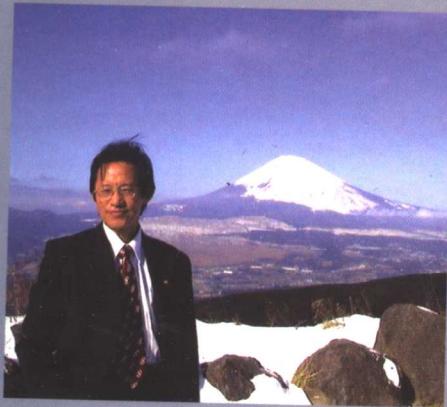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275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01-005170-4 定价:2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作者简介

覃启勋 男，1950年生于湖北省长阳县，土家族。曾先后师从徐中舒、阙勋吾和冯天瑜三教授学习古文字、先秦史、中国历史文献学及明清文化史，获武汉大学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专攻中国历史文献学和中日文化交流史。曾任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和旅游学系主任，现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国学教研室主任、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著有《〈史记〉与日本文化》、《日本精神》等学术专著。业余爱好 F书法和音乐。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围绕朱舜水东瀛授业这一主题，全面而细致地探索了朱舜水移居日本的原因，系统而周密地考察了朱舜水东瀛授业的基础、职业、对象和内容，同时对朱舜水传道加贺及其对日本近世文化的巨大影响进行了充分论证。

责任编辑：陈鹏鸣
封面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程凤琴

本课题由日本东京住友财团和武汉大学历史
学院“211 工程”建设项目共同资助，谨致谢忱！

序 言

冯 天 瑞

明末清初学者、炽烈的爱国志士朱舜水(1600年—1682年)在南明抗清失败后,于1659年东渡扶桑。他初栖长崎,为日本开门弟子安东省庵传学。继由水户藩主德川光圀聘为宾师,定驻水户,抱病授业,以其渊博的学识赢得日本士林敬重,大获成功。在长达22年间,向日本士人耳提面命,言传身教,创建了实理实学的学术体系,夯实了日本近世文化继往纳新的基础,育成了水户学派的中坚人才,为《大日本史》的修纂提供了史体、史识框架,故被日本视作“文化恩人”,馨香顶礼不绝。此一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之盛事,发生在实施锁国、拒斥外人入境的日本江户时代,堪称奇迹。

朱舜水学术晚成,他离开故国时已年届六十,却未留下多少有影响的论著,其主要学术成果,撰述于东瀛授业的二十余年间,且多由日本弟子结集。正因为这样,无论是研究朱氏本人的学术思想,还是探讨朱氏对日本文化的贡献,都必须就其东瀛授业的史实进行深入考察。清末以降,由梁启超亡命日本期间开启端绪的朱舜水研究,不绝如缕,特别是在各种版本的朱舜水文集行世以后,中日两国学者利用这些文本,进行卓有成效的考辨、论析,不乏佳作。然而,“朱舜水东瀛授业”这一论题,长期以来尚无人作系统、深入的研究。覃启勋君随我攻读明清文化史博士学位,于切磋间

发现并把握住“朱舜水东瀛授业”这一切关宏旨而又鲜有问津的题目，自此，启勋进行了长时段、孜孜不倦的研究。他以此为题所作的博士论文，曾于1999年以优秀成绩通过答辩，但启勋并未驻足，此后继续在此论题下锐意进取。其间又因获得日本住友财团资助，从事朱舜水的研究；2002年至2003年又赴日本创价大学访学一年，并到当年舜水屡创业绩的东京、水户两处实地踏访，收集了国内难觅的材料，对博士论文进行了缜密的增删改作，终于成就了《朱舜水东瀛授业研究》一书。以下，启勋还有“朱舜水与水户学”的研究计划，足见他是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从事朱舜水的研究的。

启勋君先前曾从学于徐师中舒先生和阙勋吾教授，学风朴实，善于思辨，有着小学、历史学和文献学的知识积累，加上日语熟练，直接参阅、甄别大量日文资料，并数次赴日作过实地踏访。因此，《朱舜水东瀛授业研究》一书在前辈、时贤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拓展和创获，其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就朱舜水东瀛授业进行专题研究，在学界尚属首次，具有明显的学术拓创意义。

其二，对朱舜水的生平（尤其是旅日20余年间的履历）作了绵密考证，并有新的发现。

其三，对朱氏的日本的嫡传弟子、再传弟子有清晰勾勒，首次描绘出了朱氏日本授业的全景。

其四，对朱舜水东瀛授业的内容、方式有详尽展开，从而将这个课题的研究做到了实处。

其五，对朱舜水的东瀛授业的伟大实践与日本近世汉学队伍的重组的关系进行了全新地探讨，从理论的高度阐明了舜水对于日本近世文化的卓越贡献。

其六,将朱舜水东瀛授业纳入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与日本德川儒学两大背景之下,进行文化史的综合考察,从而抉发出朱氏之学与日本水户学及近世实学的内在联系脉络。

中日文化交流史有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启示意义,其间涌现出众多英俊人物,如古代有日本赴华学习的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空海、圆仁;中国有赴日传经的鉴真等;近代有中国赴日研习的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而清初赴日的朱舜水,是其中承古启近的关键人物,所以,以朱氏为中心,值得开掘的资料和进行深度探讨的问题尚多,正因为这样,《朱舜水东瀛授业研究》当视为阶段性的成果。启勋君正当盛年,又多次游学于两国之间,对中日文化交流当有真切感受,相信他在这一园地的辛勤垦殖,今后可以获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撰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2004年3月26日

目 录

序 言	冯天瑜(1)
绪 论	(1)
第一章 授业基础.....	(31)
第一节 乱世与抗争	(32)
第二节 绝望与抉择	(44)
第三节 友人弟子力助	(53)
第四节 锁国时代特例	(60)
第二章 授业职业.....	(69)
第一节 逆境说	(69)
第二节 顺境辩	(86)
第三节 契合解	(99)
第四节 人格议	(108)
第三章 授业对象	(122)
第一节 相关成果辨析	(122)
第二节 主要嫡传弟子	(128)
第三节 著名庶传弟子	(140)
第四节 汉学队伍重组	(150)

第四章 授业内容	(169)
第一节 对载籍原文旧注的释难解疑	(169)
第二节 对朱、王二学末流的据实批判	(185)
第三节 对实理实学的具体传授	(193)
第四节 对治学之道的生动演绎	(209)
第五章 传道加贺	(229)
第一节 舜水与纲纪之关系	(229)
第二节 寄情慷慨于取字命名	(244)
第三节 泼翰墨于艺苑	(263)
第四节 彰孔学以兴教	(276)
结语	(298)
附录一 论朱舜水的人格特征	(322)
附录二 朱舜水治学理论初探	(337)
附录三 朱舜水与前田纲纪关系初探	(346)
附录四 朱舜水东瀛授业简明年表	(360)
附录五 主要参考文献	(368)
后记	(373)

绪 论

舜水之学不行于中国，是中国的不幸，然而行于日本，也算人类之幸了。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先生生平最爱樱花，故义公为先生建祠植樱花数株，以志遗爱。近以碑碣建成，东邦志士有慨捐樱花二百株者。将来樱花灿烂，与短碣相掩映，益增吊古者之流连，亦盛迹也。

——李大钊：《朱舜水之海天鸿爪》

近世以降，有关朱舜水（1600年—1682年，明万历二十八年—清康熙二十一年）的研究渐成风气。¹特别是在各种版本的朱舜水文集行世之后，中日两国学者有效地利用这些文本所载的资料，或是探讨其思想，或是论赞其品格，或是阐发其贡献，或是分析其影响，²可谓高论并出，见仁见智。截至目前，舜水东渡之事已被学界纳入中日文化交流史这样一个宏阔的领域进行研究，其成果的数量或质量均呈现出了上升趋势。³即便如此，朱舜水东瀛授业的专题研究尚是空白。有鉴于此，未舍鸡肋之念而填空补阙，以告慰文恭先生在天之灵。为达目的，此欲讲明以下四个相关问题：

第一节 舜水履历新议

此前,学界一般将朱舜水的履历分为两个阶段:我国学者概以其1659年入住长崎为界,其前为国内的反清复明,其后为国外的扶桑留居。持与之相类似的观点者在日本亦不乏其人。譬如,著名学者石原道博在《朱舜水》(按:吉川弘文馆昭和36年日文版)中就将舜水的履历分为“中国时代”和“日本时代”。这种划分,从总体上讲虽无大碍,但与舜水履历的实际状况尚有距离,也正因为如此,朱舜水东瀛授业的课题长期难得问世,从而导致了舜水研究方面不应该出现的某些滞后现象。

之所以提出上面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现今可见的大量实物材料和载籍文献全都反映了舜水的履历存在三个大的阶段,也就是说,与其将舜水履历划分为两个阶段,还不如将舜水履历划分为三个阶段。因为将其划为三个阶段更合乎他本人的实际情况。有关这个问题的立论根据是,在学界通常认定的国内反清复明的那个阶段之前,舜水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人生学业基础的奠基阶段,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舜水的履历都应划分为三个阶段。那么,舜水履历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下面就是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具体考察:

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应从其出生、知事算起,直到1651年直接参与反清的斗争为止。其主要实绩是勤奋学习和屡征不就。

据文献记载,朱舜水又名朱之瑜,字鲁屿,移居海外而号“舜水”。明浙江余姚人。其先封邾,《春秋》所谓邾子也;后改为邹。秦楚之际,去邑为朱。他幼而颖悟绝伦,殆若成人。九岁丧父,哀毁逾礼,初从慈谿李契玄学。及长,先后受业于吏部左侍郎朱永

祐、东阁大学士兼吏、户、工三部尚书张肯堂及礼部尚书吴钟峦，研究古学，特明《诗》、《书》。初为南京松江府儒学学生，所谓秀才也。少抱经济之志，动辄适礼，宗族及乡先生，多以公辅相期。

迨至崇祯年间，他年已四十有余，提督苏、松等处学政、监察御史亓某，举其“文武全才第一名”，荐于礼部。同期十六年，幕府辟为监纪同知，不受。时隔未久，擢恩贡生，考官吴钟峦剖称他为“开国来第一”。十七年甲申，诏特征，不受。

弘光元年乙酉正月，又诏征，亦不受。四月，即授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职方清吏司郎中，监荆国公方国安军，不拜。台省交章论劾：“之瑜偃蹇不奉朝命，无人臣礼。”屡次违抗朝命，将会带来杀身之祸。在这种情况下，为免遭逮捕，舜水未别家人，星夜逃避海滨。此次之所以有幸得以逃脱，主要是因左良玉之子左梦庚背叛而所报甚急，羽檄张惶，未及全力捉拿舜水，否则，就没有日后寓居东瀛的一系列的经历了。时隔未久，舜水自舟山东渡而到达了日本。当时的日本已经全面实行锁国之策，他邦之人不得滞留该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转至交趾，很快又返回舟山。隆武三年（按：亦即永历年）丁亥，舟山守将招讨大将军威虏侯黄某，承制授昌国县知县，不受。十月，又题请监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务，亦不受；聘请军前赞画，不就。永历四年庚寅，监国鲁王驻跸舟山，时安洋军门刘世勋疏荐监纪推官，执意不受。吏部左侍郎朱永祐拟授兵科给事中，仍然未受。礼部尚书吴钟峦，拟授翰林院官，辞而不就。⁴总而言之，仅就现今可见的文献记载而言，类似的征辟未受之事就达 12 次之多。此事实际上反映出了两个应该引起特别注意的问题：

首先，朝廷和官方之所以对其屡征数辟，最直接的原因还是舜水在就学期间勤奋攻读而学有所成，这对舜水来说也是最为重要

的主观原因。与之紧密相连的问题是,舜水的学有所成与日后的东瀛授业的成功存在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就舜水幼年时期的家庭生活而言,九岁丧父和家境贫寒无疑对当时的舜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并且,因此而带来的诸多坎坷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他并未因此辍止学业,而是立志发奋,迎难而上,化解忧戚,变被动为主动,全身心地投入到基础知识的学习和积累上,故而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因此,如果说此前的“幼而颖悟绝伦,殆若成人”所反映的是其先天良好资质的话,那么,尔后的“特明《诗》、《书》”、“宗族及乡先生,多以公辅相期”、“文武全才第一名”及“开国来第一”等优异成绩和突出表现则是其后天勤奋学习和不断努力的结果。当然,其间的良好的外因条件也是非常重要的,从当时的情况看,倘若没有李契玄、张肯堂、朱永祐和吴钟峦等名师的耳提面命和悉心指导,他也是难以在学业上登堂入室的。倘若对这些史实予以综合考虑的话,就可以产生出合乎史实的认知:朱舜水在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把握了与之相关的良好外因条件,由此迈开了人生奋斗的重要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积极就学和学有所成是他人生里程上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并且,在这个人生阶段里,他所奠定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学业成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优秀的学业成绩帮助他练就了体察社会、瞻观时事和判断是非的可贵能力。舜水的渊博学识虽然未被晚明朝廷所用,但是,其所积累的非凡能力和渊博知识奠定了日后得以寓居日本从事 22 年授业活动的坚实基础。如果没有这些能力和知识的奠基,舜水既不可能在锁国时期的日本定居长崎,更谈不上通过东瀛授业的活动对日本近世的思想和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在确定这种认识问题的前提下,便可从学术思辨的层面加以肯定:研究舜水的东瀛授业活动,必须首先重视舜水的早期学业的养成。正因为

这样,本书稿将舜水东瀛授业的基础问题作为首当其冲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将他的早期学业成就视为东瀛授业成功基础之基础。关于这个问题,拟在第一章的相关部分进行必要的详细考察,故此从略。

第二,倘若只图眼前一时之安逸和三五八斗之俸禄,舜水是绝对不会放弃上述大量入仕升迁的机会的。正因为如此,卓如公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就此而专门引用过《中庸》的一句话:“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并说:“南明有两位大师,在当时,在本地,一点声光也没有,然而在几百年后,或在外国,发生绝大影响。其人曰王船山,曰朱舜水。”⁵由此看来,舜水之所以屡征不就,除了他那“深藏若虚”的特殊心理品质之外,还与当时“世道日坏,国是日非”和“天下大乱,宪纲荡然”的衰颓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作为晚明时期的有识之士,“虽有志于匡救”,但“时事不可违,故累蒙征辟十有二次,前后力辞”。谈到这里,不得不明确指出:舜水的世界观的形成有一个先后递进的过程,他的一生经历了三个非同寻常的演进阶段,所以,无论是他对于世事洞察的深邃程度还是分析主客双方的卓越能力乃至日后寓居东瀛的毅然抉择,均与其勤奋学习和屡征不就的人生第一阶段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第二个阶段:该阶段起自 1651 年,终至 1659 年。其主要实绩是参与反清复明的艰苦斗争。公元 1651 年,(按: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日庆安四年)辛卯,舟山诸将互抱疑贰,欲相残杀。清兵将至,他豫料祸败,故欲自舟山至安南,由于为风所阻又转到日本。在此之前,他曾经与经略直、浙兵部左侍郎王翊深相缔结,并且与舟山诸将密定过恢复之策。在该过程中,舜水屡次奔赴日本借兵而未能成功,其挚友王翊战败被擒,不屈而死。时隔甚久,舜水才

得闻其讣，因莫详其时，便自定八月十五为祭日。自王殁后，每逢八月十五便杜门谢客，怆然不乐，并终身废弃中秋赏月之事。舜水对王翊之死如此悲切，是因二人曾经于永历四年建有反清复明之深交。此事在其所书的相关《祭王侍郎文》（按：是文有数篇，故以“相关”称）中有着专门的记载：

瑜与先生初遇于渝州（按：渝州即舟山），相见最晚，相知最深，言论举止，未尝有毛发之间然。而平时谈燕，都未尝以节烈气概炫之口舌，若解、杨之相要约也。先生早知事之不可为，于累捷之时，尝记渝州颓垣废址之间，屏人静对，与瑜咨嗟叹息。而道一旦为丑虏所执，从容暇豫，赋诗作文，别母别妇，吊弟祭友，屹立如山。⁶

由此可见，朱舜水与王翊在反清复明方面有着共同政治志向和抱负，因而其情谊至深至厚，牢不可破。朱、王二人的交谊，实际上也反映出了舜水反清复明意志的坚定性。据《舜水先生行实》载，在“浮海之役”中，舜水被清兵迫胁于舟船之中，白刃合围，欲使就降髡发。他誓以必死，谈笑自若。同舟的刘文高等七人感其义烈，驾舟送还舟山。梁启超先生亦曾就此事作过专门评价：

集（按：指《舜水文集》）中有《陷难告天文》，中云：“乃者身陷大泽，进退皆触网罗；之瑜一身不足惜，深明于生寄死归，刘文高等七人其何事，乃使之为善蒙祸！”据此，则刘文高等当是先生同志同患之人，非临时方感其英烈，且能以力脱先生于险也。”⁷